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

咸豐十年庚申。閏三月。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據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咨報復之念益堅。現仍擬設法開導一摺。此次暎酋普普嘶。接到軍機處駁飭回文。大為拂意。既先遣輪船南北分駛。復有兩國發兵。即到上海。并分踞窺擾等語。蓋見回文詞氣和平。故作此虛聲恫喝之言。以冀盡如其願。仍是該夷得步進步之慣技。上年暎夷赴津。先行背約。致為我師所挫。實屬咎由自取。即將從前所議條約。概作罷論。在我亦為理直。乃猶許其悔罪輸誠。仍由何桂清與講明條款。即准其照咪夷之例。北來換約。我中國相待之恩。可謂寬大。

乃該夷不自引咎。不遵開導。仍以必不可行之事。志在必行。在中國豈能俯首受其挾制。現在天津等處設防嚴密。如果該夷帶兵前來。惟有與之決戰。但此次用兵之後。該夷斷非有心和好。所有前議條約。概作罷論。著何桂清。即令薛煥等。傳諭夷酋。使該夷知悉。至前諭通融辦理各條。總須在上海議定。毫無疑意。方准北來。不帶兵船。由北塘登岸進京換約。儻條款未定。貿然即至天津。無人與之會議。亦須堅執前說。勿涉游移。該大臣仍飭薛煥等妥為駕馭。相機開導。竭力挽回。不致驟然決裂。方為不負委任。

丙申。河南道御史楊榮緒奏。臣聞粵東省城。自夷人竄入

以來。居民已不聊生。近年更有一種匪徒。拐擄良民。販與夷人。男女被擄者以數萬計。夷人於省城之西關。番禺縣屬之黃埔。香山縣屬之澳門。及虎門外之香港等處。設廠招買。名為招中國人傭工。實不知作何驅使。每次買出外洋。皆滿載而去。匪徒始猶暗用術誘。近則明用強搶。省城附近一帶。村落行人。為之裹足。民情恂懼異常。聞該地方官不特不禁止。且出示聽人自賣。於是匪徒益肆行無忌。公然糾眾。日以擄人轉販為事。此等惡風。若不嚴行懲辦。日甚一日。良民受害。固不堪言。而夷人多得內地民人為用。其患尤不可問。且恐將來不獨粵省為然。亟應早防其

澌夷人招買人口。全在匪徒從中轉販。地方官嚴禁內匪。其理甚正。夷人亦不至有詞。敬請

敕下該省督撫。速將略賣良民之匪從。盡法懲治。庶民害可以永除。而邊禁從此嚴肅矣。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粵東省城。近有匪徒拐擄良民。販與夷人。男女被擄者以數萬計。夷人於省城之西關。番禺縣屬之黃埔。香山縣屬之澳門。及虎門外之香港等處。設廠招買。每次買出外洋。皆滿載而去。該匪徒始猶暗用術誘。近則明用強搶。省城附近一帶村落。行人為之裹足。地方官不特不為禁止。且出示聽人自賣各等語。匪徒擄人轉販外夷。例禁綦嚴。該夷人招買

人口。若無內地匪徒貪利。從中轉販。豈能滿載出洋。地方官果
能嚴禁。亦不至如此肆行無忌。且以地方官懲辦本地匪徒。與
該夷毫無干涉。夷人亦無從饒舌。何以不行禁止。反為出示聽
其自賣。著耆齡查明。即行嚴禁。從重懲辦。以期匪徒斂跡。內地
良民。不至為該夷所掠。並查明出示聽賣之地方官。從嚴參辦。
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

丁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閏三月初一
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三月三十日奉
上諭。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文。報復之意益堅等因。欽此。遵查前

據何桂清奏報。該夷所請各條。斷難准行。既經駁飭。該夷勢必肆其狂悖。亟應加意慎防。以昭嚴密。三月二十八日。據哨探官兵報稱。驢駒河村東二十餘里。見有夷船一隻。在彼停泊。並裹去漁船。拘留米船等情。當經揀派弁兵前往哨探。並僧格林沁。業經函致王大臣。代為陳明在案。三十日辰刻。該夷牽帶米船三隻。一併駛至大沽海口。在攔江沙外停泊。作何舉動。因海霧迷漫。瞭望不能真切。是日未刻。將米船三隻釋放。該夷船隻。向東駛去。因海霧未散。不能遠望。不知何往。飭傳船戶詳細查詢。據稱夷船載有大鐵礮四箇。小鐵礮數箇。夷人約有百名。夷人向伊等採

閒祁口水勢深淺。距大沽遠近。官兵若干。濠塹尺丈。祁口
至大沽。中間村莊幾處。並據船戶聲稱。哨探弁兵貼近夷
船。該夷將弁兵三名。接上大船等語。現在哨探弁兵未經
回營。是否被該夷拘留。抑或因連日風浪不順。在他處阻
風。尚須飭查。至此次夷船駛至。必係查探本年海口防守
情形。以便乘隙窺伺。現在兩岸層層布置。似可無虞。至該
夷在大沽海口停泊未久。即便駛去。難保不往山海關遊
奕。琴。等業經咨行玉明。增慶。一體嚴防。海運米船。已進口
三百零八隻。攔江沙內外。現有數十隻尚未進口。夷船在
攔江沙外停泊之時。米船近夷船左右行駛。該夷並無阻

攔。俟哨探升兵回營。如探有確情。再行奏報。

硃批。俟探有確情。即行奏報。此次夷船。如果駛進沙內。不遽照會。竟行毀防開礮。必其處心積慮。別蓄詭謀。接仗時尤應慎益加慎。不可稍存輕易之心。朕惟有昕夕一誠默禱

天

祖。加佑我清。戰則必勝。和則必堅。海氛永靖。休息人民。實所望而不敢必者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以探有夷船停泊驢駒河裏去漁船。拘留米船各情。函致惠親王等。經軍機大臣陳奏。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於上月三十日。牽帶米船三隻。一併駛至大

沽海口。在攔江沙外停泊。後將米船放回。該夷船即向東駛去等語。該夷向船戶探問祁口地勢。甚為詳細。其為窺探虛實詭計無疑。祁口地方。距大沽若干遠近。有無防兵。該大臣自必密為布置。所有哨探弁兵。曾否放回。抑被夷船帶去。本日復據載垣面奏。接端華由工次來書。知明善接上海私信。該夷在廣東募潮勇三千。在該處操演。意欲於山東海口。一帶空曠處所登陸抄襲。復據卞寶書云。北倉地方。係上年咪夷換約所經之路。該處空虛無備。恐咪夷混迹。導之使來各等語。著僧格林沁詳查地勢。如有可以繞越礮臺直達京師之路。即著扼要防守。並即奏明添兵。以防抄襲。其防守礮臺之兵。萬不可輕易移動。致

有疏虞。至山東沿海各口。防不勝防。惟利津地方。距津較近。仍

著查明具奏。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事。本月初二日。據貴使臣文稱。俄國兵船不能不來。擬派什他卜斯喀丕唐一員。學生一名。前往北塘。令與中國官員。商辦豫防事端。並令該兵船官員。聽中國指使。在於不礙之處停泊。請派人護送該員前往等語。查中國與俄國和好。和約內。並無俄國兵船前來亦無護送俄國人前往海口之語。自應確守和約辦理。至貴使臣派員前往北塘之處。應毋庸議。須至咨覆者。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夷船在大沽海外停泊。奴才等。業經恭摺奏報在案。本月初四日。恭奉

硃諭。奴才等。惟有懍遵

聖訓。慎益加慎。不敢稍存輕易之心。以仰副

皇上永靖海氛。休息人民之至意。同日承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

初三日奉

上諭。該夷向船户探問祁口地勢等因。欽此。查該夷船。上月三十日。向東駛去。初一日早辰。即在祁口。距海邊約三十里停泊。自係由外洋行駛者。回祁口兩日。並無動靜。初三日已

刻。復又向東駛去。瞭望不見。初二日哨探兵三名回營。據稱。跟隨千總謝啟發前往哨探。夷人將謝啟發官兵二名。接上大船。該兵等將哨船繫於大船之後尾隨。夷人送給該兵等酒米。謝啟發乘便向該兵等告說。夷人相待甚好。探問大沽營內官兵若干。謝啟發答以不足三百名。並囑令回營轉禀。礮臺及營外。不可多露官兵。旋因纜繩磨斷。夷船行駛甚快。哨船追趕不及。是以回營等語。初三日夜間。仍令該兵等前往哨探。初六日回營。稟稱。哨船駛至祁口。夷船已經開駛不見。謝啟發等。已被該夷帶去。所有該夷帶去哨探弁兵緣由。芬等即咨沿海各省。一體查照。至

候補千總謝起發。係天津人。充當勇目。在南省軍營。素稱勇敢。人甚明白。膽量亦壯。即或夷人威嚇。不致屈辱。至祁口距大沽百里。未設防兵。而有汛兵瞭望。派撥馬隊哨探。該處並非村落。僅有漁戶數十家。食物淡水。須數十里以外尋覓。人馬駐紮。諸多不便。既非要隘。自無須駐紮官兵。儻該夷由彼登岸。我兵無難截擊。此次夷船之來。其為窺探虛實。似無疑義。其在祁口探水。無非希圖牽制。嗣後必有數隻連檣而來。在大沽一帶遊駛。如有可乘之機。即暗施詭計。否則虛張聲勢。以便在上海會和。至備調京兵二千名。擬俟上海得有確信。或大沽見有夷船多隻。再行奏

調。駐紮天津防守。津郡修築礮臺。雖未完工。周圍濠牆。月半即可竣事。奴才等因顧備調官兵。及早到防。以厚兵力。且無後顧之憂。實因限於經費支絀。不敢豫先奏調。至利津海口。是否險要。奴才等前經咨行山東撫臣文煜。派員詳細查看。尚未接准咨覆。上年李湘棻曾往山東各海口周歷。奴才等當面查詢。據稱。利津海口。向有牡蠣背橫亘口外。船隻入口。必須標記。然後敢行。海口之西。有青坨麵條溝。約水坨。海岸無店。大船進之不易。夷人馬步即由此登岸。一路並無甜水。且村莊稀少。中多阻攔等語。查利津距天津五百餘里。距大沽四百餘里。該夷上年欺敵致敗。再來報

復。勢必倍加謹慎。非計出萬全。不敢輕於嘗試。數百里之外。前無接應。後無救援。孤軍深入。期於僥倖而至津沽。該夷善能用兵。未必冒險。然由大沽左近登岸。抄襲礮臺後路。原在意中。現在各項布置。足資捍衛。馬隊官兵。隨處可以截擊。礮臺營壘官兵。均係分定段落。不能移動調撥。據登州鎮總兵曾逢年稟報。之罘島。長山島。大黑山島。時有夷船兩三隻不等。或停泊一二日。或來往行駛。詢之進口商船。據稱。山東各海島。曾見夷船數隻停泊。此外沿路海面。並未見有夷船等語。米船先後進口五百餘隻。現仍飭派兵督催。隨到隨即放入。不得在外停留。再上年奴才等派

令縣丞黃惠廉等。前往上海探聽夷情。茲該縣丞等。於本月初三日由海道回營。所探夷情。與據久探報大略相同。並無的確信息。合併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恒福奏。夷船仍往祁口停泊。現又開駛一摺。覽奏均悉。夷船在祁口地方。來去無定。自係窺探虛實。該處既非要隘。無須駐紮官兵。設有夷人登岸滋擾。即偵探確實。督兵截擊。毋令深入。僧格林沁等。因經費支絀。不敢豫調官兵。固為節省起見。但現在防務喫緊。仍須早為布置。以免臨事周章。本日已令戶部籌畫銀二十萬兩。解赴大沽軍營。所有備調官兵。即可酌量奏調。至海防經費。亦不能全賴部撥。著恒福。仍

於本省司庫款項內。設法籌措。此次撥防後。直隸省撥用軍餉若干。著該督查明具奏。並隨時造册報部。以憑稽覈。漕船進口已有五百餘隻。該處並未攔截。著僧格林沁等飛咨文煜催令山東各口停泊米船。迅速開洋赴津。以免耽延。

戊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臣等於本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現在防務喫緊。仍須早為布置。以免臨事周章等因。欽此。仰

見

聖慮周詳。先機籌備。臣等曷勝欣感。伏查各省備調官兵內。京營

官兵。及直隸官兵。距津不遠。臨時奏調。不致稽遲。惟山西
距津較遠。臨時奏調。不能迅速。擬將山西備調北鎮官兵
二千名。先行調赴防所。以資捍衛。應請
旨飭下山西撫臣英桂。選派技藝嫻熟。年力精壯兵丁。不得以老
弱充數。並配帶擡槍鳥槍。以期適用。此項官兵。應揀曾經
出師鎮將大員管帶來防。即令駐紮津郡防守。俟夷船剿
來。奴才等體察情形。如仍須添調。或京營官兵。或直隸官兵。
臨時再行奏請調撥。來船進口。共計六百四十餘隻。即來
回空一百三十餘隻。奴才等業經飛咨文煜。催令各口米船
迅即赴津。以免耽延。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捻匪竄伺陝境。恐其李竄晉疆。當諭將前備調官兵二千名。飭原揀蒞帶之副將穆騰額等。帶赴澤潞一帶擇要扼紮。旋據英桂奏。已於太原大同二鎮。挑選官兵。並於省標派兵分防要隘。以杜竄越。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請調山西備調官兵赴防等語。山西毗連陝州等處。既據該撫派兵嚴防。並另挑太原大同兵二千名。赴省聽調。是分布之兵。尚可敷用。所有前諭備調官兵二千名。著英桂即飭穆騰額等統帶。配帶擡槍鳥槍。馳赴津郡。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稍遲誤。

辛亥。吉林將軍景淳。署船廠副都統祿權奏。竊奴才等。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景淳等奏俄夷攜帶牲畜食糧運入烏蘇哩強占卡倫派員

前往籌辦一摺等因欽此伏查俄夷所占烏蘇哩卡倫在

黑河口迤東相距水路迴環計程一千餘里陸路險而直

捷僅七百餘里三姓在黑河口迤西水路千餘里陸路則

八百餘里其間有台卡八道均隸松花江南岸各置弁兵

五名原為傳遞文報盤查奸宄而設計由烏蘇哩舊卡距

三姓水路二千餘里陸路一千五百餘里緣黑河口為該

夷出入門戶其欲上赴三姓下游烏蘇哩在所必由之區

前將扼要設伏堵禦情形恭摺奏明在案茲已派二品銜

協領鮮順幫辦防務已革佐領明山等於二月十二日啟

程。馳赴黑河口迤西。相度地勢。擇要設伏。撥飭頭起營總
花翎佐領慶安率防禦英春雲騎尉富凌阿多隆阿驍騎
長順八品監生博爾庫等管帶官兵西丹五百名。二起營
總花翎佐領富祥率佐領和常防禦花沙布雲騎尉德克
精阿敦阜布恩騎尉額勒錦布等管帶官兵西丹五百名。
於二月十八二十四等日。變裝啟程。先後馳抵防所。統歸
鮮順調遣。期於據險嚴防。以遏其蔓延西上。惟該夷占踞
烏蘇哩內。陸路橫衝。由尼滿口至三姓。曲徑相通。現已另
由三姓挑備官兵西丹二百名。亦令變裝。派該處佐領富
尼雅罕統帶。伏於尼滿口迤西之老嶺地方屯紮。其間添

設臺卡八道。各置弁兵五名。以資探報。其烏拉丁壯三百名。已於三月十三日啟程。馳赴琿春。交署協領台斐音阿置於附近海濱。與臺卡守望相助。至該刖夫等。所招人夫。能否隨同官兵勦擊。抑僅自衛山場。並如何布置抵禦情形。詢據刖夫徐得林呈稱。伊與張登瀛。已在小綏芬一帶。設營十二座。嗣又蒙給腰牌二十面。另於琿春迤東近海之瑪延河蘇城等處。設營八十四座。每營招集人夫數十名。均係我

朝黎庶。既准自謀生計。無不感激奮興。如有俄夷肆逞。是欲絕我生路。同仇敵愾。義所必然。情甘出力等語。等等。以該

剅夫所稟各情。似屬出於至誠。復肆飭悉心經理。分別布置。並飭攬頭張登瀛。張廷選。宋祥泰。岸甲春等。已於三月中旬。陸續前赴綏芬烏蘇哩各營。將所招剅夫。分段星羅碁布。以為上下聲援。統計設營一百五十餘座。約計不下萬數人。該剅夫等。如能奮勇防勦。洵堪稱為勁旅。即武意存自衛。亦足以壯聲威。再查原派甯古塔驍騎校成德。由病出缺。經芬等另派防禦依興阿。隨同已革協領常陞。佐領富青阿。防禦納蘇肯等。管帶兵丁西丹一百二十名。俱今變裝隨往山場。與該攬頭等聯絡一氣。有事則協力齊心。折衝禦侮。無事則來往逡巡。藉資巡察。至琿春東岸居

住之恰喀拉人等。前因被擾來投。未知是否誠意。當經派員往查。茲據署協領台斐音阿報稱。查得恰喀拉三十七戶。共計男婦子女二百二十七名口。伊等本屬
天朝所轄。倚山傍海。漁獵為生。近被俄夷騷擾。日不安身。因此自投來歸。但求活命。情甘効力。察其來意。甚屬真誠。考其技藝。頗曉槍法。如再教以紀律。其人足資禦侮等情。奴才等飭令該協領將此項人等。妥為撫恤。曉以大義。仍安插沿海一帶地方。暫自謀生。容另調劑。誠如
聖諭。設有緩急。亦可助我兵力。應需軍火器械。臨時酌給。此係奴才等遣派官弁兵丁。募集剏攬各夫。並撫馭恰喀拉人等。在

英領嶺以南布置設防之大局也。至俄夷春曉進城一語。係去冬各該夷占踞烏蘇哩卡倫時。醉後之言。奕等審度情形。係指三姓城而言。緣該夷連年乘船駛至三姓。要求通商。已可概見。至別城路徑生疏。該夷奸猾異常。不敢輕入。然亦不可不防。奕等已諄飭三姓。甯古塔琿春各處。多設練丁。以資捍衛。一面仍令阿勒楚喀副都統。喀通阿。傳集挑備官兵西丹五百名。配齊車火器械。派花翎佐領烏勒西佈。春壽。藍翎佐領德山等。教演精熟。聽候調遣。並嚴飭各屬旗民地方官。勤加團練。隨時接應。以期仰副

聖主慎重邊陲。明撫暗防至意。合將遵

旨。查明烏蘇哩舊卡。相距黑河口。三姓里數。並官兵西丹則攬各

奏。恰喀拉。分別布置緣由。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中。

壬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於三月二十四日。將該酋接

到軍機處覆文情形。專摺馳陳在案。旋於二十六日。據署

蘇松太道吳煦轉呈。嘆咈二酋照會臣公文各一件。臣當

即拆閱。其大意欲以兵脅和。言詞甚為狂悖。薛煥在上海

會督吳煦。藍蔚雯。密令華商阻其用兵。並以攔漕停稅。有

關正供軍餉。先宜設法挽救。乃該酋不但置之不理。轉集洋商於三月二十六日會議。先辦攔漕停稅二事。華商探知會議之期。即邀集沙船舵水人等。約有一千餘人。於該酋議事之時。羣呼爾等用兵。不令貨船來往。是絕我等生路。我等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今日與爾拚命。該酋見人多口雜。其勢洶洶。旋向年老者詢問情由。初疑官為指使。繼經洋商剖說。實係華商情急之故。若必辦此二事。不但華商生意斷絕。即我等貿易。亦甚有礙。咈酋唏𡃳唏嚨。聞言默然。嘆酋噗噌嘶。則謂此乃我國來書敕辦。若竟中止。恐將來擔咎不起。洋商云。本國來書。原准眾商會議。今眾商

不欲辦此二事。情願公同立據。以此意係出眾商爲保全貿易起見。毋庸該酋擔答等語。該酋等見洋商眾口一詞。無可如何。遂令該商等出據。始罷攔漕停稅之議。而兵齊報復之說。屢經華商密囑洋商多方化解。奈該酋桀驁太甚。斷非口舌所能爭。惟有天津布置嚴密。聲威倍壯於前。使不敢輕視。如該夷船膽敢內駛。尤須痛加轟擊。方足以寒其膽而服其心。庶約內窒礙之事。或可略爲刪改。否則犬羊之性。實非情理所能喻。亦非恩澤所能感也。薛煥駐滬兩旬。該酋並未求見。該司亦不便與之約見。若再擱留在彼。轉露欲和之迹。適因常郡軍情緊急。薛煥即於本月

初六日○星夜趕回○隨同料理防堵事宜○近探得嘆國復遣
額爾唫○咈國復遣葛羅前來○聞有四月內可到之說○彼兩
國更換使臣○其或有轉機○薛煥應否豫飭來京○抑俟額葛
二酋到後○察看情形○再定行止之處○恭請
聖裁○
何桂清又奏○再正在膳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閏三月
初一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蒙
聖主權衡操縱○指示周詳○跪誦之餘○莫名欽服○所有應行曉諭夷
人之語○當即遵

旨督飭薛煥等傳諭夷商轉告該酋等知悉伏思夷情跋扈異常
此次官商設法羈縻實已唇焦舌敝而該酋等夜郎自大
全無人理勸導既不能感悟懾服似必輔兵威一面仍飭
華商以貿易之益歆動夷商冀其不附該酋作祟將來或
可藉以轉圜至目前事勢雖近決裂臣惟有會同撫臣仍
督飭薛煥等妥為駕馭如果稍有轉機必當在上海定議
然後進京換約堅持前説不敢稍涉游移容俟探悉動靜
隨時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夷酋復各呈遞照會意在以兵

脅和一指覽奏均悉該酋等攔遭停稅之舉雖經華商與洋商多方阻止始行罷議而兵費報復之說仍復牢不可破所遮照會無非欲以兵脅和言辭殊為狂悖現在暎酋已換額爾唫咈酋已換葛羅均有四月可到之說既已換人此時普酋等諒未必遽敢犯順該大臣惟當俟額首等到後仍飭薛煥督同吳煦密飭華夷各商迎機開導俾就範圍此時無庸再與普酋嘵辯轉令彼持之愈堅至天津原定條約內為害最甚者如夷船入江海運河運皆歸其掌握挾制無窮夷人駐京則中國為外夷所監守自古無此體制萬不可行其餘各條如無太窒礙之事即不妨略予通融如果該夷一意堅執不肯改易則云奉有伊

國教諭。該大臣亦可云。此事係屬奉旨斥駁。藉以折服其言。至所稱薛煥應否豫飭來京。此言殊屬非是。天津非議和之地。溯查道光年間各國更換條約。均在外間議定章程。送至京師用寶。今既許其來京。礙難與噗酋再說更改。必當事事說妥。然後許其進京。彼時薛煥前來。亦不過令其作一見證。並非在津議事也。該大臣仍當飭薛煥迅赴上海。設法挽救。豈可先令北來。竟以議和一事。諉之天津耶。至額嚼唫到滬。當以噗酋背約一事責之。並非中國失信。此時仍准議和。係中國格外寬恕。所有在上海換約一事。不妨與額嚼唫說知。看其有無轉機。再行酌辦。至該大臣此次已許噗酋等代奏。該夷必要索看上諭。為此

另寄諭旨一道。以便該大臣於奉到時。或摘錄給予閱看。或傳述大意。令彼知悉。此密寄中言語。萬勿先行宣露為要。

又

諭。何桂清奏。英咈二國公使投遞照會。據情代奏一摺。英咈二國。自道光年間。五口通商以來。十餘年間。久歸和好。從無稱兵構釁之事。乃中外所共知者。迨咸豐七年。無故於廣東起釁。八年復直犯天津。經桂良等推誠開導。許立條約。詎上年春間。又帶兵船到津。不遵理諭。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其損兵折將。實屬咎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所有八年議和條款。自應概作罷論。惟據何桂清奏。中國與外國各商。恐礙生計。不願再起兵端。

喈喈嘶。亦當深知悔悟。乃此次照會內。仍欲事事須從原約。是

喈喈嘶尚未自知悔悟。該督亦無從代彼乞恩。如其真心和好。

朕亦必體恤中外各商。允其所請。然必於前議條款內。擇其道

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該國。

保全顏面。仍須於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儻再有兵船駛入

攔江沙毀防守器具等事。必當痛加攻勦。毋貽後悔。至咈使照

會內。有以軍機大臣不自行覆給照會。為簡慢之處。不知道光

三十年。嘆國投文與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其時即由兩江總督

陸建瀛代為咨覆。因軍機原不管通商之事。此時照舊例辦理。

並非簡慢。

丙辰。閩浙總督慶端奏。現接護理福建水師提臣蔡淵澤會同署理福建興泉永道潘駿章稟報。據廈防同知俞林稟稱。本年三月十五日。有咈囒國雙桅夷船一隻。於是日午刻。駛入廈門汎口。內裝夷兵一百餘名。復於酉刻駛至雙桅紅毛夷船一隻。內載夷人五百餘名。均各隨帶器械。聞係由廈轉往上海。因彼此語言不通。無從盤詰等情。當即會同飭派兵役。嚴密防範。旋據各汎口文武稟報。將咈囒紅毛兩國夷船二隻。均於三月十七日未刻。駛出外洋。往北而去。馳稟察覈等由。及據福建廈防同知俞林稟報前來。臣伏查咈囒等國夷人。各駕兵船駛至廈港。旋即開行。

是否轉赴上海。抑有別故。現當唤夷尚未就撫之際。情殊叵測。所有沿海各口。均應嚴密防範。以免滋生事端。除檄飭沿海各地方文武小心嚴防外。並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及幫辦五口通商事宜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查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丁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查探夷人欲占踞舟山。即定海廳。為南北接應之地。業經先後密陳。茲於閏三月十三日。據署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轉據署定海廳同知甘

炳稟稱閏三月初一日辰刻。查有嘆咈二夷大小兵船十八隻。陸續駛至衙頭地方停泊。旋即有夷官六人。至署謁見。據稱。奉伊等提督之諭。願借城內衙署寺院。暫棲夷兵。並不擾累百姓等語。當經再三開導。該夷官一味堅執。次日在城鄉遍貼夷示。隨即陸續進城。分住寺院。梁恭辰以甯波地方。自夷人通商以後。往來出入。歷年已久。此次駛到兵船多隻。夷兵借住城內。其居心殊為叵測。惟該處地方。孤懸海外。際此內患未平。必須妥為調停。以冀消弭無事。查有前任甬東巡檢姚紹賡。歷經委辦夷務。飭其前往查辦。並鈔夷示一紙。具稟前來。臣接閱之下。不勝髮指。正

在督同薛煥商辦間。又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稟報相符。並稱連日督飭華商轉告夷商。再向嘈噌嘶設法勸導。總令在滬與臣商定一切。或可准照咪夷之例。北上換約。若貿然帶兵赴津。無人會議。一經用兵。可見爾國並非有心和好。前議條約。必致概作罷論。豈不可惜。旋據華商覆稱。各夷商昨復再四解勸。奈該酋一意主戰。堅定不移。並云現接噸嚗唫來信。即願議事。亦須往赴天津。斷不肯在上海商酌。又云。何總督但能管理通商事宜。此等大事。非大學士尚書。不能與我會辦。並據夷商報稱。噸嚗唫約同葛羅。於外國三月二十六日。即中國二月初

五日。由㖊國啟碇。一路催趲兵船抵滬。無多耽擱。即赴北洋。必要駐京賠累。方能罷兵等語。臣查該酋言詞狂悖。蓄意用兵。似非情理所能感化。此時天津布置嚴密。惟有仰

仗

天威。先懾其驕悍之氣。或可稍期省悟。以冀徐徐就範。除咨會浙江撫臣王有齡嚴為防範外。一面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仍飭薛煥吳煦等。再行設法密授華商機宜。妥為化導。

硃批。另有旨。該夷以兵脅和。以地要和。若自我稍緩其辭。必啟彼挾制之心。若一意決戰。亦必激彼無一退步。再戰不休。致歲歲決戰。終須歸於撫局。此正當要緊之際。朕心洞鑒。不致為所搖

感。即在京王大臣等。亦深資協贊之功。卿總理五口。責無旁貸。務期內外一心。不可稍涉推託。朕必不因偶失一隅之地。即治卿之罪也。

何桂清又奏。接據吳煦來禀。閏三月初十日。有天津大營儘先守備謝起發。來署面稱。係在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營中効力。三月二十八日。瞭見大沽口外泊有夷船一隻。奉派帶同兵丁五名。駕坐小船前往。查係咈夷兵船。該夷轉向謝起發。詳問大沽防堵情形。及兵弁礮位數目。有無攔江鐵戧。大沽由陸路至天津。計若干里。該守備遵照僧格林沁面諭。答以防兵無多。且無大員駐紮。

礮臺六座。每座僅設礮一位。攔江鐵戧等物。上年已為𠹭兵所毀。大沽至天津。尚有數百里。該夷僅將帶去之兵丁釋回。扣留謝起發不放。次日復用千里鏡窺探大沽情形。以謝起發所言不實。屢欲殺害。該守備矢口不移。夷船隨即駛回上海。本日夷兵頭復向盤問。並令通事山東人孫文典轉詰。該守備仍執前說。經孫文典緩頰釋放等情。即經吳煦給發護照。飭令搭坐商船。由海道趕回津沽大營。具稟前來。臣查該夷船隻。時赴北洋窺伺。居心殊為叵測。又據吳煦等稟稱。上海現有𠹭夷兵船六隻。咈夷兵船一隻。吳淞口外續到𠹭咈大兵船共八隻。夷兵間有登岸。尚

不滋事。惟於對岸海塘。隨處蓋有石灰印記。不知何意。並傳聞該夷多帶馬匹。有由大沽陸路赴津之意。均不能不嚴為之防。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夷人闖入定海廳城一摺。本月初一日。咪唎兵船。駛至定海衙頭地方停泊。旋有夷官進城分住寺院。並徧貼夷示。該夷此次占踞定海。雖未肆擾。而以兵脅和。以地要和。情形殊堪痛恨。此時若調兵驅逐。是自開兵端。但何桂清係總理五口欽差。豈能付之不問。著即照會該酋等。責以定海並非通商之地。何以擅行居住。今其速即退出。免致開釁。看其

如何回覆。再行奏明請旨。現在戰撫之局未定。正當吃緊之際。
若任聽嚬喃唫等北駛。更難著手。何桂清督飭薛煥曉以桂良
業經交卸欽差關防。花沙納又病故。該督貿然北來。無人講話。
該大臣係欽差辦理各國通商事宜。若在上海商議。尚可代奏
懇求。儻徑至天津。恐徒啟兵端。於事無益。並將本月十八日所
寄諭旨。詳加開導。使該夷得一過步。或可望其轉圜。切不可意
存推諉。激其決意北行。何桂清摺內。已詳細批示。諒該大臣必
能仰體朕意。悉心籌辦也。

己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二十一

日未刻。礮臺瞭望。見有夷船一隻。由東北駛赴北塘河攔江沙外。正擬派人前往哨探。又由東南洋面駛來夷船一隻。在驢駒河迆南停泊。旋據北塘營弁稟報。夷人舢板一隻。上有夷人九名。駛進河口近岸。船上並無通事。言語不通。無從查詢。該夷用手指畫。揣度其意。似欲赴京投文形狀。又未持有公文等情。稟報前來。茅等。派令理藩院員外郎德祥。帶同縣丞黃惠廉。於二十二日。前往北塘查詢。二十二日早晨。驢駒河迆南。夷船停泊未動。至未刻起碇北駛。亦赴北塘口外。一處停泊。其二十一日進口舢板。連日風浪過大。未能出口。即東河岸下錨。二十三日德祥等。同

營稟稱。該夷等俱不通中國言語。黃惠廉因以咈國夷語。向該夷查詢。據稱係俄國船隻。到此等候京城夷館信函。並有信寄京。現來僅有大船一隻。沿途海面。並未見有別項船隻。此外言語多不相通。並稱大船上有通暎咈言語之人。即當喚來。以便答話。其寄京信函。亦在大船。並未攜帶等情。查俄夷上年節次寄京信件。均由舢板攜帶。並有通事相隨。所求遞送信函。即欲聽候回信。其勢迫不可待。此次既稱投信。又無信函。並無通事。進口三日之久。從容不迫。且既稱僅來大船一隻。何以又由南洋駛來夷船一隻。亦在一處停泊。形迹種種可疑。難保非暎咈二夷潤入

俄夷船內。希圖窺伺。惟北塘地方。斷難守禦。雖擬捨而不守。誘令深入。以便兜擊。然仍不令其輕易占踞。現已派撥馬步官兵前往駐紮。如該夷舢板多隻。載夷登岸。必不能攜帶大礮。我兵即可俟其登岸迎勦。庶可得手。至該夷舢板。已於二十三日出口。仍應看其如何動靜。如一二日內。持有寄京信函。臣等自當欽遵前奉

諭旨。接收代為遞送。設無寄京信函。其為窺探虛實。似無疑義。臣等。惟有加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北塘海口。見有夷船二隻停泊。現在防守情形一摺。此次北塘口外。先後駛來夷船二隻停泊。

雖據稱係俄國船隻。而既有寄京信函。並不由舢板攜帶。且無通事。先稱僅來大船一隻。續又由南洋駛來一隻。形迹可疑。據稱大船上有通暎咈言語之人。雖保非暎咈二夷潛入俄夷船內。希圖窺伺。該大臣等現已派撥馬步官兵前往北塘駐紮。以備臨時緩急之用。所籌自屬周妥。北塘地方。前經蕭順等與俄夷約定。如海口無事。可以差人來往。現當設防之際。原不應前來。茲該夷舢板船已經出口。如再來北塘送信。著恒福接收。許其寄京。如欲差一二人進京。奏明請旨酌辦。至俄夷此來。無非欲趁暎咈二夷來時。從中取利。未必先行開釁。自違和約。儻我軍先行轟擊。正墮彼術中。該夷得所藉口。必至公然與暎咈明

比為奸。更難措手。斷不可以該夷欲作說合。從中取利。墮其術中。應令該夷速即退避為要。該大臣務當隨機應變。與恆福妥籌辦理。以慰朕望。至馬隊恐不敷分撥。可於山海關吉林黑龍江兵內。酌調若干。以資策應。大沽防兵。不可掣動。北塘後路及天津兵力較單。應如何添兵布置之處。著該大臣斟酌辦理。迅速奏明添調。再昨據何桂清奏。儘先守備謝起發已由夷船放歸。搭坐商船。趕回津沽矣。又據該督奏。咦咈二夷兵船十八隻。駛至定海廳地方停泊。其夷兵借居城內。分住寺院。並徧貼夷示。欲占地屯兵。藉為挾制。難保不即由定海駛至天津。種種詭譎情形。不可不嚴為備。所有西林郭勒馬一千匹。昨據慶昀奏

內有七十二匹。不堪留收。咨行理藩院行知補交。業經諭令慶
昀。俟收全時。解赴天津應用。其伊克昭烏蘭察布兩盟官兵。本
日據成凱等奏差役到城。惟皆不習技藝。不服水土。中多患病。
未必全行適用。現在勤加操演。並令將疲瘦馬匹。妥為收放矣。
僧格林沁等又奏。前被夷船帶去之海口營探兵尚起龍
於本月二十一日回營。臣等詳細詢問。據稱前同營弁掛
起鐘。兵丁高士榮。被該夷拘留。三月初三日。自祁口開船。
初五日到奉天不知地名山島停泊。該夷攔截商船五隻。
各帶一人。赴該夷大船。查問買菜處所。並看商船所用煤
末。不堪使用。次日將商船五人。並營兵尚起龍高士榮放

回商船。尚起龍等。搭坐商船。赴山東萊州登岸。高士蓥在途患病。尚起龍一人回營。據稱夷人頭目李姓。通事白姓。時常向該兵等查探大沽海口礮臺情形。並馬步官兵若干。該兵等答以並無馬隊。僅有本地鄉勇三百餘名。該夷並不肯信。該兵等向夷人詢問係何國船隻。該夷亦不肯明言。據稱是巡船到大沽查探情形。該夷連日向該兵善言查詢。並無威嚇情事。該兵等欲與鬬起發同來。夷人不允。聲稱帶赴上海。見伊國提督等語。已咨行兩江總督何桂清查探。俟該夷船駛回上海。令將營弁鬬起發交還送營歸伍。再本月二十三日。譽等接准河桂清咨稱。咪夷改

派噶喇唫咈夷改派葛羅等情。鈔錄原奏。咨行前來。合併

附陳。

硃批。知道了。

庚申。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

竊奴才等因前夷情叵測。擬請挑選餘丁五百名。作為步隊。

遴派官兵管帶。於開江以前。遣赴黑龍江附近地方擇要

屯紮。作為民間團練。以期聲勢聯絡。協護城垣。並籌給衣

履。柴薪。馬乾。銀兩。口 不。數目等情。奏奉

硃批。依議。戶部知道。欽此。奴才等。遵即酌量各城丁數多寡。督飭各

該署副都統。城守尉。總管協領等。由內外城八旗官屯營

站餘丁內。選擇年力精壯者五百名。並選派佐領二員。委為營總。佐領驍騎校五員。委為參領。由軍功翎頂兵內。挑派二十名。委為防禦驍騎校。並由兵內。挑選槍箭嫻熟者三十名。作為教習。遴委防禦驍騎校。共兵五十名。俱令各帶馬一匹。俟到防時。輪替巡哨。偵探夷情。以期得力。該官兵等。共五百五十七員名。分作五起。頭起官兵餘丁。定於閏三月十六日啟程赴防。續起各間二日行走。應需槍箭等項。由省城捐造軍械內。照數發給。並飭令經過驛站。酌辦車輛。遞替更送。勿誤遄行。至該官兵等。業經籌借俸餉。該餘丁等。亦蒙

恩准給衣履銀兩。所有沿途飯食。俱令自備資斧。不准另外開銷。

並責飭管帶各員官。恪遵紀律。催趲前赴防所。於到防後。

勤加教演。常川團練。務期技藝嫻熟。緩急可用。

硃批。知道了。

壬戌。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臣抵任後。兩次接據定海同知甘炳稟稱。本月初一日。探聞咉咈二國大小火輪船十八隻。陸續駛至道頭停泊。旋有夷目六人。來署謁見。據稱奉伊等提督之諭。欲借城內衙署。及寺院居住夷兵等情。當經再三婉覆。總以並不干礙之言相答。並邀該同知與定海鎮。同至伊船相敘。迨赴伊船。仍申前說。復向開導。一

味堅執不移。即於次日在城鄉遍貼告示。並即陸續進城。分處寺院。約有五六百名。自初三起。該夷目帶同夷兵多少不等。各執兵器。四處遊行等語。復據護理定海鎮總兵袁君榮。甯紹台道梁恭辰等稟報。大略相同。查定海地方。孤懸海外。自五口通商以後。時有夷船往來。登岸入城。本無足怪。第此次所到船隻。俱係火輪兵船。復令夷人居住城中。意殊叵測。所慮者。浙境賊氛方熾。邊釁豈可再開。況此時撫局未定。亦不敢稍涉鹵莽。致滋藉口。惟有飭令該同知等。暫行設法羈縻。并勸居民勿與為難。希冀消弭其事。一面仍令察看情形。隨時具稟。以便密為之防。

硃批。覽奏已悉。

癸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維夷船駛至北塘。舢板進口。派員查探各情形。於二十三日。恭摺奏報在案。二十六日。恭奉寄

諭一道。現等敬謹領悉。查該夷原稱僅來大船一隻。船上有通暎咈言語之人。二十三日。舢板迅出河口。是晚復又駛回。增添夷人四名。二十四日。派令德祥帶同黃惠廉前往詢得續來夷人。通曉咈國夷語。係咪國夷人。先後駛來大船二隻。據稱。均係俄國船隻。仍欲寄信至京。並未攜帶信函。持

有漢字帖一紙。開寫所要食物。黃惠康向該夷告說寄信一節。須回明上司。方敢遞送。令其數日後持信來聽候。並等派員前往大船。送給食物淡水。藉可查探動靜。二十五日。差弁回營稟稱。船上夷人約有百餘名。帶有大小礮位。其艙內有無夷人。不能看視。所有淡水食物。該夷未收。據稱。未將信函寄京。食物未便收受。旋據北塘汛弁稟報。該夷船板三隻。各百十餘人。先後進口。雖言語不通。查其情形。似係仍欲寄信至京。舉動極為狂悖。至應否接收信函。代為遞送。並擬俟二十六日奉到

批摺。再為欽遵辦理。是以未經派員前往。二十七日。飭令德祥等

前赴北塘。該夷呈出寄京信函二件。並稱俟得有回信。即便開行。奴才等先經囑令黃惠廉傳諭該夷寄京信函。係該夷本國事務。即代為遞送。儻有關咪咈二夷之事。不能轉遞。該夷聲稱。並無關繫咪咈二夷情事等語。奴才等固知該夷信內即有咪咈二夷之事。亦斷不肯宣露。然不得不豫為杜絕。使該夷等無所施其詭詐。至山海關防務。亦關緊要。該處關內關外。處處皆可登岸。現在馬隊官兵。未便抽撥。北塘後路。天津郡城。業經豫為布置。此時暫緩添調官兵。大沽兩岸。馬步各隊。足資抵禦。並可兼防南岸進逼至祁口一帶。北岸進北。至北塘一帶。奴才等現已咨催山西官

兵二千名。迅即來防。其備調京兵二千名。應請
飭下各該旗。豫為準備。仍俟得有上海准信。再行調赴津郡防守。
以壯後路聲威。 夺恆福將該夷信函封送軍機處。發交夷
館祗領。俟有回信。給與該夷。令其速即退避。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俄夷持有寄京信函。求為遞送一
摺。俄夷船隻。駛赴北塘。呈出寄京信函二件。並稱俟得回信即
便開行。經恆福將該夷信件封送軍機處。已由理藩院轉交夷
館矣。俄夷趁唊咈來時。忽至北塘投信。顯係藉此窺探虛實。所
稱信函。並無關繫唊咈之事。原不足信。北塘地方。既未設防。恐
該夷藉買食物為名。任意登岸。不可不豫為杜絕。如該夷需用

淡水等物。著恆福派人代為買辦。毋許登岸盤踞。一俟在京俄
酋寄有回信。即飭令迅速開行。僧格林沁。於北塘後路。天津郡
城。均已豫為布置。目可暫緩添調官兵。其前調山西官兵二千
名。一俟到防。即擇要布置。京兵二千名。已飭各該旗營。豫為準
備。屆時酌量調遣。以壯後路聲威。並須多設疑兵。令該夷難以
窺測。本日據薛煥奏。探聞夷船赴北洋窺探。以津沽防堵嚴密。
欲用兵船一二十隻。虛攻大沽。牽制我師。另覓得山海關以內
海岸。可以登岸。約定各兵船由此登陸。徑奔都門。並雇有廣東
匪徒。令騎馬前導。又探聞該夷偵知大沽左右。有鹽田水深。可
以泊船。欲由此上岸。直抄砲臺後路等語。山海關地方。前經僧

格林沁等親往察看。分撥官兵防守城池。布置諒已周妥。惟該
夷既有由此登岸之說。自應嚴密防範。著即督飭增慶等隨時
偵探。毋令登陸肆擾。其餘附近山海關各海口。亦宜妥為籌防。
不可稍涉大意。該夷詭譎異常。聲東擊西。意欲分我兵力。亦未
可定。諒僧格林沁等必能相機防堵。其如何布置之處。即著迅
速奏聞。夷務關繫緊要。該大臣等一切奏報文移。務當格外慎
密。以免該夷探聽消息。即營中之人。亦宜加意嚴防。是為至要。
薛煥摺著鈔給閱看。
巡撫銜江蘇布政使薛煥奏竊臣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行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何桂清現籌防勦事宜等因。欽此。伏查夷情桀驁。蓄意稱兵。
暨節次設法化導情形。業經何桂清先後馳奏在案。本月
初二等日。夷人突入定海縣城。連日飭探。尚無十分驗據。
續接署浙江寧紹台道梁恭辰報稱。該夷在道頭地方泊
船。其城內散住者。約計五六百名。茲又由署蘇松太道吳
煦。候補知府藍蔚雯。探得夷船馳赴北洋窺測。以津沽防
堵嚴密。港狹水淺。欲用兵船一二十隻。虛攻大沽。牽掣我
師。另覓得山海關以內。有一海岸。不知地名。計距大沽二
百餘里。距
京師三百餘里。該處港闊水深。可以登岸。約定各路兵船於

外國六月二十五六即中國五月初七八等日。由北登陸。徑奔都門。并雇有廣東匪徒數百名。內多熟悉直隸路徑者。均令騎馬前導。擬以北駛兵船。分調一半前往。餘泊沿途各港接應。此說甚秘。係夷兵船上所雇華人。由北回滬。偶露風聲。吳煦等。又令華商密探。所聞相同。另由前浙江鹽運使潘仕成。所探該夷。偵知大沽左右有鹽田。太深可以泊船。有欲由此上岸。直抄礮臺後路之謠。伏思該夷目上年受創以後。天津兵威。實聞而膽落。然猶添調兵馬。處心積慮。妄圖報復。無非欲為螳臂當車之計。上海華夷兩商。素來相安。此時亦頗聯絡。均勸息兵。乃該酋壹意獨行。

有必欲戰勝而後止之說。㖶酋額𡀔唫。咈酋葛囉。雖尚未到。然觀其目前舉動。水陸駐兵。且窺探防堵虛實。測量水口淺深。揣其詭計。總欲伺我閒隙。一逞狂悖之行。察其最為注意者。似仍在大沽礮臺。至所言山海關以內海岸。臣未番北地形勢。無從懸指其處。但該夷既有日期欲由此登岸。尤不可不嚴為之防。臣面稟督臣何桂清。函稟撫臣徐有壬。竊謂現在夷情。實屬萬分猖獗。理諭既無可復施。權術似在所必用。然假用權術。必賴兵威相輔而行。山海關一帶。計已早駐重兵。更宜增軍。層層布置。以備不虞。就津防而言。大沽軍容已極雄壯。而內河要隘各處。亦須多

築營壘。添調兵丁。或以團練之勇。充實其中。編豎旗幟。作為疑兵。緣大沽壁壘精嚴。誠不畏其撲犯。第恐該夷偵知內防兵力不厚。別無顧忌。遂專心致志。力攻礮臺。關繫實非淺鮮。蓋夷性多疑。似彼知我內河節節嚴防。自不敢狡焉思逞。即兵船駛至攔江沙外。亦當不至遽行跋扈。是內河增設疑兵。正為大沽礮臺助力也。似此密籌勝算。然後開一線之路。冀其就我範圍。但夷性與人理相殊。諭令如何息事。彼必故意違拗。所有擬定辦法。似不必明向宣導。宜以旁敲側擊之法。引其自入彀中。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如是則撫議或可易成。亦不至兵連禍結。且中國虛實。終

不為其所窺。嗣後當可永期馴服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探聞近日夷船情形。欲由山海關登陸。並抄大沽礮臺後路。及徑奔都門等語。嘆酋額爾金咈酋葛羅。尚未到滬。據稱窺探防堵虛實。測量水口淺深。意在用兵。夷情詭譎。安知非故為虛聲恫喝。藉為負和地步。現在天津等處。嚴密設防。固不慮該夷北駛。惟思患豫防。亦須妥為籌畫。如果任其帶兵北來。與之決戰。即我兵全操勝算。亦必至兵連禍結。後患無窮。終非善策。不若仍在上海。反覆開導。毋令決意北來。庶可消患於未形。何桂清身任欽差大臣。總理五口。專辦機宜。是其專責。不得意存諉卸。薛煥經朕特派辦理夷務。亦不可

稍涉大意。激之北來。戰撫之局。現在未定。正可極力挽回。若任
韃酋率行北駛。經至天津。一經搆兵。以後辦理。更難著手。著
何桂清即飭薛煥。回至上海。督率吳煦等。相機開導。如該藩司
所稱。旁敲側擊。引其入彀。方為正辦。斷不可使其驟然決裂。以
期就我範圍。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